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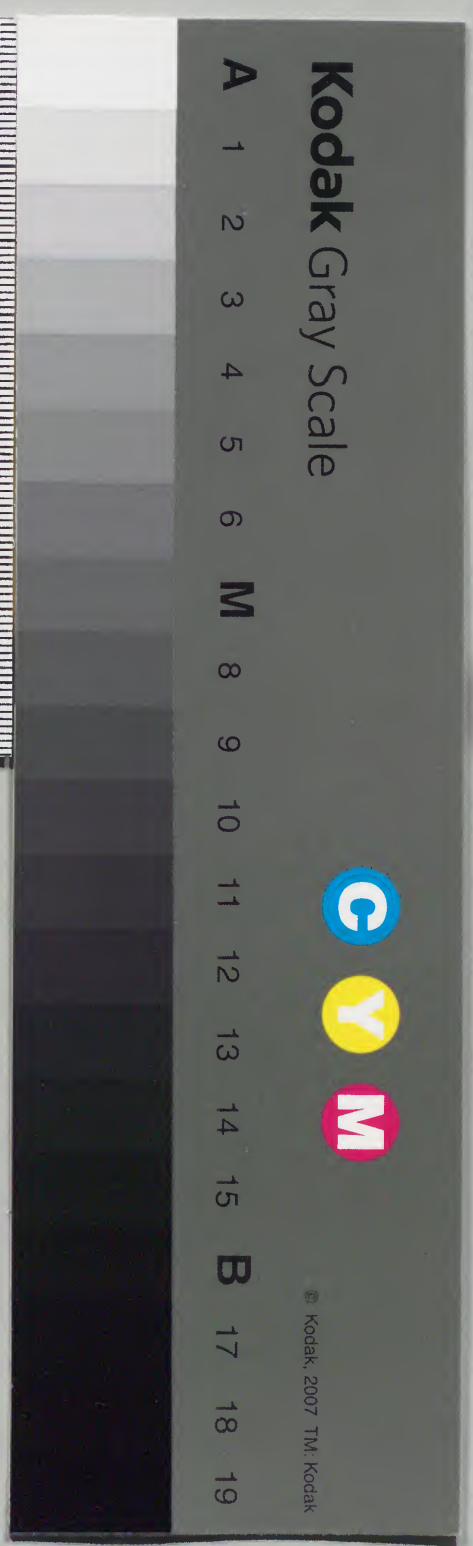
四書正解

二十

庫	文	閣	内
函	八	六	漢
栗	號	類	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60
冊數	19 (9)
函號	277 136

三十九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

朱世椿爾遐

受業門人尹士傑漢三仝校

毛玉虎聖羽

孟子

滕文公章句上

凡平

熊氏云四章比自言滕事本章辨墨道因許子章附記

滕文章全旨

通以性善為主末節善國善字正相應前二節因世子求見啓以性善而寔其人後二節因世子復見詳明性善而勵其志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過平声度前也

世子太子也

合參滕文公為世子以定公使將往楚國孟

子時在宋文公慕其賢及過宋而見孟子

析講曰世子便見本性未滿曰為世子便見後日有天下國

家之責任曰將行踪猶未定也以事失非立國之計見孟子

講義錄云宋居滕楚之間往來所必過世子縱好賢亦無奉君命而道之理作便過說也

其前ヲ通過ル又人ノ宅ニヨキル又國名入名ハ平ニテ云々云々物ノ並ヨリ過ル又アヤリ公ハ音ニメ云々

是緩修好而急親賢即此便見性之善處○按麟士云此當在過宋讀佳而見孟子另讀故下文云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愚意不如常解作迂道來見為妙若只云道經于宋而見孟子猶未見世子好賢肫切意○通義仁山金氏曰滕姬姓之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有古滕城○蒙引世子太子古天子諸侯之通稱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矣後世乃分○文王子錯叔綉封于滕侯爵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性善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善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似合而有冰炭之異參朱子孟子見滕世子欲從本原上啓發他故所與言者大則師心自是必至於為人想本有善而無惡而言性善之理又必稱堯舜實其事以是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堯舜雖聖亦不過率所性之渾然至善者克之以造其極耳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性之本善益見矣

中出則堯舜即性善之形象也性既人所同有則堯舜人皆可為○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寔其說○言必稱堯舜只徵性善見得全此性善便是堯舜亦見得堯舜雖聖同此性善不重贊美堯舜意○是撮敘體不必盡悉當時所言何等也孟子道性善言孟子與世子所道者性善言必稱堯舜言孟子與世子每言必稱堯舜俱要根住世子一切說家道學沈語俱無干○蔡氏曰所言不一其大旨無非開明人性之本善而必稱堯舜以寔之如堯舜與人同子服堯之服等語不但証性善正見得性與堯舜同善盡性便是堯舜勉勵世子盡性希聖故曰前言已盡下復見等語決性之一而勉其為善不過申說此意耳○張氏須曰中

存疑云疑者疑性善之說未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為善舜之說未必然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幾及也故孟子云夫道而已言道理在人而已更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以所由言之集注以此說得性字稍重愚謂集注不曰同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根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無所謂道同

庸天命之性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為言專指理而言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註中仁義不假句貼道性善聖人可學句貼稱堯舜仁義字即在性字內正是性

善之說

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惠

胡雲峯云世鏡氏謂道一而已矣夫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一而已矣夫性一而已矣夫性一而已矣夫性一而已矣夫性一而已矣

性說但不奇直性亦屬精謬

只是以堯舜之所可能者望世子安得有二說哉

析講世子之復見以為吾性雖善如何便做得堯舜即此疑問便是覺語孟子說人道一是把吾人之性與聖人之性比較而見其無二致使有道高遠而難行有道卑近而易行則是有一道矣道豈容有二則亦別無卑近易行之說也

道字雖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一之云者有這箇無別個也而已矣三字決定道之必無有二而凡可為聖之意不言自明故下引言以証之非單証道一字並以証盡道之意道者性命德行之總名此處不必拘于中庸性道之分道字是活落總統字隨處說得而各有所指此道字正指性道字而已矣者見道既無二吾不容有二說也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必疑有異同

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觀等語

觀古

胡南講云問引成

胡南講云問引成

胡南講云問引成

胡南講云問引成

人也我亦人也語氣
自付自愛的光景
實合注云我師謂
而至之非為我之
翼注云周公豈欺
周公自能師文王
能師文王意
說叢云或言三段
勇猛下手工夫
前人得子語畢
下手曰孟子言之
四端於學者知皆
之

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
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
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齊景公曰彼聖賢固丈夫也我亦丈夫也彼與我本無異也
吾未嘗不可為聖賢何所歎而畏彼哉顏淵有言曰人一而
已舜果何人而豈有異于我也予又何人而豈有欺于舜也
但能奮發有為者亦若是舜矣公明儀曰周公謂文王我之
師法可學而至也自我言之我性中自有文王信乎文王可
學而至周公之言豈欺我哉三人之言如此皆以見古今聖
賢本無二道也世子亦力行而巳又何疑于道之難為哉

析講麟士曰此節蒙引存疑俱作明道一太全小註只云策
世子其說皆是然看來似証人皆可為堯舜意尤多一段中
我字予字正見自性中有聖賢意○指南此節語氣全要
他意激昂勇于希聖口氣與下若藥不瞑眩緊相照應非僅
証道也○文王我師是周公說的孟子把公明儀之言引
來見公明儀信周公如此正借以警發世子欲其信聖人可
為之說為非欺而力為之也○雲峰胡氏曰性之本善堯舜

無異于人行之不九人自異于堯舜○文王我師言可師而
至之也引三人之言與世子疑吾言對針為善國終不成以告各梁之君者若
正所以破世子之疑而勉其篤信力行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
日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
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
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通
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
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存疑然欲師聖賢惟患志之不奮而國勢之強弱大小非
所論也今全滕之地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也國雖小猶堪
立政起衰做個治安之國亦顧其作為何如耳必猛勇奮振
克去因循之弊而修身立政以興道致治然後可也書曰若
服藥不瞑眩則厥疾不得瘳人君若安于卑近悠悠怠忽則
不能為善去惡亦不足以為善國矣世子其因吾言而勉之乎

情一作潰玉也
又云潰也
說叢云孟子言
即得可以為
是性事功一
不以後儒分作
文表孔并四字
善作用也
困勉錄云依此
上面三節以已
業在內淺說
此說堯舜存
面只說修身
方兼事業說
不是

性善而
善國便
以貫之
而截下
校正性
二條則
兼事
亦似如
疑則上
至末節
崇存似
二條則
兼事
亦似如
疑則上
至末節
崇存似

性善而
善國便
以貫之
而截下
校正性
二條則
兼事
亦似如
疑則上
至末節
崇存似

真氏云七篇之中
無非此理者如言
於國各王之愛
之以行王政亦因
而引之當道也
之他可識矣
陳氏云林氏下
喪禮也謂可
之善亦當以以
推之

析講恐世子以弱小自護故既歎動之又引書以激發之也
○問國勢何關于性善蔡氏曰天下無性外之事修己安人
以推原非兩事擴充仁義之心以行仁政合在事上見○爲字重
看乃勵精圖治之意善國以我性之善推之于國使人人皆
爲善也若藥二句見不去奮發有爲決不可
爲善國瞑眩喻奮發疾喻不善瘳喻復善

定公章全直

此章重親喪固所自盡一句三年之喪五句見古
今貴賤各求自盡而世子亦不可不自盡日不可
他求日是在世子正堅其自盡之心世子曰是誠在我信其
當自盡而不可他求矣五日居廬未有命戒果能自盡其若
薨聽干冢宰之禮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果能自盡其歎粥面
深墨卽位而哭之禮至可謂日知月省者大悅則又自盡者之
所感動也卽此便見人
性本善人皆爲堯舜處
一見中來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

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

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參序滕世子見孟子之後其父定公薨世子謂其傅然友曰
昔者孟子嘗與我言于宋其性善堯舜之說猶在干心而終
不能忘今也不幸至于當先人之大故吾欲使子問于孟子
如何方合于聖人善道然後舉行喪事庶免干悖禮之失也
析講于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性希聖之志其遺然友問于
孟子便有不問父
兄不問百官之意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
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

固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飢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問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飢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此禮也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參淺說孟子歸在鄒然友之鄒問于孟子孟子曰當喪禮既壞之時而獨能以此為問不亦善乎然父母之喪其哀痛迫切之情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而無待于勉強者宜乎世子于此有所不能自已而必欲問焉以自盡其心也然盡其心者在盡其禮曾子有言曰人子于父母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盡則心盡而可為孝矣此曾子汎論人子當盡之禮如此今世子諸侯也若夫諸侯之喪禮典竟殘缺其詳悉吾未之學也雖然禮之入經一定不易者吾嘗聞之矣

人子于父母有三年之喪三年之內美服不安其服則齊衰之服食旨不甘其食則飢粥之食上自天子以下達于庶人貴賤通行而夏商周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世子舉行此禮而已

析講親喪固所自盡就人子之心上說因其所能而與之亦因以力勉之也下告以三年之喪之禮正所以盡其心也○引曾子之言只起喪禮當盡意三年之喪句重故註詳解之○下二句皆三年喪中事○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此其分之殊也三年之喪以下此其理之也分殊者節文度數之詳固今日所未考理之也者其大本大經之所在出于天命人心之不容已者則固無容致疑于服行也○宋子曰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到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這二項便是大經大本自容其心喪禮之本本也三年齊疏飢粥喪禮之太經也以此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三年之喪句為主齊疏飢粥皆在三年內自天子達于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是無古今之別○麟士曰據儀禮文公于父當斬衰不齊而云齊衰者大槩語耳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
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
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
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
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
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
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
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參淺說然友反命于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為必可行遂定
為三年之喪是時古禮久廢同姓父兄異姓百官皆不欲曰
如今稱秉禮之國莫如魯亦吾滕之宗國三年之喪魯先君
莫之行吾滕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悉反之是違
魯先君與吾先君也斷然不可且志書有曰喪祭之禮當從
先祖志之意以為先祖所行之禮有所
傳受不可改也而子固不從之何也

析講大全金氏曰宗族諸侯之公子蓋先君之子今君之兄
弟不敢以君為宗而君為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
蓋使諸庶弟以一適弟為宗天子亦然武王為天子則諸弟
不敢以武王為宗而以周公為宗故凡文王之子有國者魯
蔡邕霍邢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郈皆云魯為宗國也
麟士曰集註上世以來即吾有所受吾字蓋滕體先和意以
推明其貽傳之禮不可改也直解周公滕叔之時何嘗不
行三年之喪今所稱先君者不考之于開國之初而考之于
數傳之後所稱從先祖者不從之于創禮之日而從之于喪
禮之時積習至此何怪古禮之不復哉
定為三年之喪則齊疏飭粥皆在其中矣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
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太事子為

鏡氏聽六家言
是國孔政事皆
聽余於家宰
非聽政聽訟之謂

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

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

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艸也艸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

不我足謂不以我爲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

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

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衆存疑世子見群臣不從乃追悔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勤

學好問只好馳馬爲樂誠劍爲勇素行不足取信于人故今

也欲行喪禮父兄百官皆不我滿足也恐其格于衆論而不

能盡心于喪禮太事子爲我復問孟子何以自盡其心使父

兄百官無異詞也然友復之鄒問于孟子孟子曰當喪禮廢

壞之久世子平生又未足取信于人一旦欲行古禮而父兄

百官不之足誠有然也然爲世子計者但當求之于已而斷

然行之不可以他求于人也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他世子但

自盡而已孔子有言曰君薨則爲嗣君者命令不聞以百官

政事聽命于冢宰而自歆粥而有感容面深墨卽喪次之位

而朝夕哭臨惟自盡其哀而已而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

哀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而感發其良心也蓋凡在上

之人意有所好者則在下之人觀感而效法之必更有甚焉

者矣君子之德在上而主于感人譬如風也小人之德在下

而主于應人譬如草也草上加之以風則草必偃小人而感

之以君子之德則必應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在上之君子

也肯自盡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

哀矣是在世子而已豈可以他求哉

析講此問孟子是問何以自盡其心使父兄百官無異詞也

不可他求與固所自盡句相應是在世子正與不可求句

相應君薨一段只是發明他真情在人印不容解不重上

感下應說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言卽位非卽君位只

達說云：月以一世未葬時能自感是哭位必偃以上皆孔子語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金氏云：倚廬以木倚堂側而苦蓋以爲廬也天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忘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及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下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泰存疑然友反命世子因孟子不可他求是在世子之言而直承當之曰夫子說的是是誠在我之自盡而不可以他求也于是斷然行三年之喪友其未葬也五月自居于廬以行諫陰之禮未有命令告戒以行乎不言之禮而父兄百官咸悟皆可謂曰世子知禮及至葬期四方來觀之但見世子顏色慘戚一深墨之容也哭泣哀痛一卽位之哭也凡諸侯賓客來弔者皆以其能盡禮而大爲悅服蓋能自盡而人應之真所謂上有好下必甚天理之在人心固不可泯而人性皆善此亦可見矣

析講五月四句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及葬五句是左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居廬是行諫陰之禮未有命戒是行不言之禮卽孔子君薨聽于冢宰之禮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卽孔子歆粥而深墨卽位而哭之禮也則其行三年之喪必矣百官等既以爲知禮則從世子三年之喪可知矣觀與弔不同觀是來觀禮者弔是同盟來弔者悅是悅其能盡禮此以知人性之本善故孟子說到懇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亦足以動人心。大全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士

論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由者大
悅是四方來弔者也父兄百官不與存焉。禮記喪大記父
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
吾枕塊非喪事不言

滕文章全旨

此章見為國當以民事為本。故文公與畢戰分兩
段看。民事不可緩。句一章之大旨。不可緩。民事在制
恒產而行助法。欲行助法。在正經界。章內恒產邊重。恒心邊
輕。助法邊重。貢法邊輕。分田邊重。制祿邊輕。○自首節至雖
周亦助。皆是說重民事。而取民有制之意。設為庠序。一節又
是從富說到教。上亦在民事內。蓋必教養。養畢然後為治法
也。然終歸在養民上。故自畢戰問
井地後。只說井由不復言學校。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序滕文公問為國之道。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九反。

民事謂農事。詩幽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
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
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
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參淺說。孟子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民事乃有國之所
當亟而不可緩也。必也為之。經書區處定分授之法。正賦斂
之經。而使民得盡力于農。歛可也。詩云：值此冬日。農畢之
時。即當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屋而治之。蓋以來春復
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可見民自以農
事為急也。然則人君其可不以此為急乎。

析講。麟士曰：民事不可緩也。句當緊。昭為國言為國。惟民事
為不可緩也。引詩又取民之自急者。以証不可緩之意。○民
事句要含通章意。講所以使民遂生。復性而君子小人各得
其所者。俱係于此。緩非全不經心。但不能預為之計。即是緩
不在事為全在精誠心術。○蘇紫溪曰：引幽風之詩。非謂民
之自重其事也。此詩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即其

豈引云故始遠於
道僻則遠於
則成其惡矣後
則蓋肆矣亦有
淺深之別

詞而玩之則知周之盛時臣之所以咨嗟告戒者惟此民事
君之所以宵旰圖維者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其可以緩
之耶此說亦佳與隣士說並行不悖○民事句包一章旨下
文制產行助分田制祿等項正不緩民事之寔民事當照註
作農事講下文庠序學校一節只是因養及教而兼言治國
之全道耳其餘前後只就恒產助法井田上詳悉意可見矣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
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

參淺說曰農事之所以當急者何也蓋以民之為道也有此
衣食之恆產者則有所藉賴而為善而有此固有之恒心若
無恆產即無恒心苟無恒心則凡放蕩淫僻邪妄侈肆之惡
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平時不能制恆產以

養民使民迫于飢寒而犯法無異張羅網而驅民使入其中
也焉有仁人在上位罔民之事而可為也夫恆
產有無所係至重如此農事之所以當急也

析講此正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言民之陷罪由于無恆心
無恆心由于無恆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恆產所以不可
不制也只重恆產所係之重無教意○此下三節只議論民
事不可緩之意夏后氏以下五節是舉三代制度以寔之夏
后氏四節應上恆產意設為節應上恆心意有王者起二節
則結勉勝君也○民之為道猶云民之為民耳道
字不重不宜專說向好一邊觀下無恆產句可見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參淺說惟民不可罔是故仁心于民之賢君必謙恭以持身
節儉以自奉惟其恭也則能忠信重祿而待臣以禮惟其儉
也則能制民常產而取民有制不
如是則罔民而不得為仁人矣

析講大全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取民有

制所以開中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法也。○賢君即仁人而不
緩民事者恭者不侮人故敬禮臣下儉者不奪人故取民有
制不仁而罔民便是為富不仁賢君恭儉便是為仁不富故
引陽虎之言以決之。○是故二字承上仁人不可罔民說來
恭儉以德言禮下取民之制是德之施儉而取民有制正是
不緩民事處必恭而禮下說者蓋養賢所以及
民禮下則必思祿自民出愈不敢緩民事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
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
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參淺說陽虎未必知仁然其言亦可鑒焉曰為富則必為取
病民即行不得仁矣為仁則必損上益下即致不得富矣可
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為國者可不禮下與取民有制而其
于罔民致同于
為富不仁者哉

析講此節結上起下引意重為仁邊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勅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
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
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
各授一區但計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由周時一
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
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

周制則公由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
十畝通私由百畝為十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
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
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泰序今以制民恒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夏后氏每夫受田
五十畝而其取之則行貢法殷人每夫受田七十畝而其取
之則行助法周人每夫受田百畝而其取之則行徹法貢助

徹名雖不同而其實皆什分中而取其一分以供上皆山正之制也夫以下貢上貢義易曉而所謂徹者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取義于徹也所謂助者何不稅其私田但借民之力以耕其公田取義于藉也此三代之田法如此析講大全朱子曰嘗疑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三句難解先王經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溝澮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至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于其細也問三代受田多寡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寢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蒙引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此制民恒產而貢而助而徹取之之制也徹字當與貢助為一類集註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此便是徹意所謂均也通也後人謂通用貢助之法而名曰徹則非矣此本袁氏明善之說而錯認其肯也○制民恒產即在取民有制內故此節只重取民之制貢助徹取民之制其定皆什分而取一總要見君未嘗多取意見

三代無非不緩民事其取民之意無不相同味徹字何等公溥藉字何等簡便正見助徹之義相通以起下文用助徹張本○此節重在其是皆什分一句欲不緩民事者以此為法也貢者貢其五畝之入于五十畝之中助者于七十畝之外助耕公田七畝也若徹則十夫之貢于鄉遂者即夏之什一而貢也八家之助于都鄙者即殷之九一而助也然講五十而貢三句不必如註明白說為下有釋意在講百畝而徹不必須兼貢助蓋此處方以貢助與徹三者一類前敘不重能兼意且雖周亦助至爾我公由節方想像出來而貢助並行則請野節始明言之說書須有步驟分寸如此○存疑貢法每夫受田五十畝就中取五畝之入以為貢是十分中取一分也助法每夫受田七十畝外耕公田七畝日得七十畝以七畝之入供上是十分外取一分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

蒙引云龍子事在列子及孔叢子名穆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又云狼戾於狼藉韻府云言粒米饒多狼藉葉指於地也戾字亦有顛亂之意

鏡雙亭云按

而益之如常年

五石納宮五年

折了文納四石而

公家必取盈五

石之數則納

人二石米納

以見其教法可

以見其法之重

會理法用及

帝從土培也月

全善田時疏作

董氏云夏后氏

五十而貢孟子

周徹言之文引

說謂莫不善

在後也則為

過也人為之

欲賦於民者必

唐虞之官之

而貢之法可行

則力良不得人

制也

精言云者未

至是貢法定

之中未嘗無

盈未始非本

也所以云莫善

于助

制之

命矣人君為

民之父母使

民盼然將終

歲勤動之所

獲盡

以輸之于官

而不得以奉

養其父母猶

且不足取盈

之數又

出其所謂貸

者以益之致

使民公私交

迫仰事俯育

一無所

資而老者稚

者轉平溝壑

惡在其為民

父母也貢之

不善如

此若助法隨

公由所得之

多寡而取之

安有

是與哉即龍

子此言可助

法之當行矣

析講上段既

備舉先王取

民有制之法

此則酌其所

宜行于

今者此節通

是龍子之言

深明貢法不

善以形出助

法之善

為民父母以

下俱取盈來

盼然口氣直

趕到益之方

止

陳慧生曰按

數歲之中以

為常貢法初

時已是如此

但行

之必有圓機

以年之盡歎

為高下想亦

是有減而無

增也後

人奉行便執

煞失立法意

矣而况周衰

諸侯變徹為

貢以取

盈者平龍子

所說乃周衰

諸侯私變之

貢非禹貢也

禹時

洪水方平其

民大樂星居

散處其田亦

大樂不相聯

屬若聚

其田而經界

之聚其民而

同井之大樂

是難廢至湯

又至周

則天下之田

土已墾關生

齒益以繁庶

安得不為助

與徹哉

林氏曰禹貢

之法九州之

賦即錯出于

他等者不以

為歲

之常數又因

游豫則視其

豐凶而補助

之周制鄉遂

用貢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法

之常數

又因游豫

則視其豐凶

而補助之周

制鄉遂用貢

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數法其弊自不至此龍子之言助後人用貢之失也。○多取之二句不是欲他多取正形起取盈之爲害以見核數歲之中以爲常其法斷乎不善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扶夫音

折衷不重世祿上蓋卷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
○云世祿者以世祿本意中間法相表裏句助法對說但滕祿之法不可知若子所清行則卿皆出助之公田

孟子嘗言政主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由使之食其公由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衆蒙引且助法以養民世祿以待士皆王政所必行也若夫世祿滕固已行之矣而世祿助法原相表裏世祿雖行而助法未舉則所舉于民以供世祿之需者猶未出于王政之本意今即其所已行而併舉其所未行則不惟其所未行者得因以行而其所已行者乃亦因得以行耳析講此句特以起下文○當時助法不行那有公田集註云云蓋正言之耳○世祿助法相爲表裏有世祿則世祿何來助法愈宜急行不重世祿全要得言外意固字矣字當行隱然見既行世祿則所歉者獨在助法也奈何不行○蔡氏曰行世祿而不行助法則世祿所由取者全無規則定限取民豈不至于無制

然見既行世祿則所歉者獨在助法也奈何不行○蔡氏曰行世祿而不行助法則世祿所由取者全無規則定限取民豈不至于無制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

存疑爲教文行助法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也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衆麟士滕之所以不行助者得無以其制之非周乎夫助法正不獨殷行之也嘗借小雅大田之詩云願天有雨漑我公田遂及我私由夫貢法無所謂公田惟助內有公田助則商制而詩則周詩也由詩言觀之則雖周之徹亦何嘗不是助也信乎助法當繼世祿而行矣析講雖周亦助重在助法之善上不重滕當法祖蓋法久不變雖以武周經制大備而不能改其善可知以上反覆言助之當行至告畢戰則反覆言其所以行助者惟助爲有

助之當行至告畢戰則反覆言其所以行助者惟助爲有

王觀清云恒產既
故設學校之
補慶源云鄉字
有異名曰學
無異名然其明
人倫以教之事
則同也

制恒之可與

取漢之郊養士之月

德六藝較量連益

二十音州字

公田雖周亦助而不及徹者承上文其善子助莫不善于貢
而言也惟貢是取之千民無公田助與徹皆有公田則行助
亦即是行徹故下曰請野九一而助而又曰方里而井井九
百畝則固未嘗判定十十畝者左謂之助時至戰國又不同
春秋時亦不必拘曰盡徹乃從周制也○按宜行于今意當
直至此處說蓋治地一條六都是明貢之失而夫世祿以下
至于此處是明助之得也助得則徹之得亦不待言矣且此
節方証周亦用助貢者以卜方言貢之失若百畝而徹內即
兼貢助而言之何其不倫不眷乎大抵集註
之妙只主說書即以說書行文者又誤解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夏日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
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
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參趙注助果行而民有養矣則悅心可復而教化興必也設
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夫所以各之為庠者取養老之義使民
知尚齒尊年也所以各之為校者取教民之義使民知三物
六行也所以各之為序者取習射之義使民知序賢觀德也
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此鄉學異名也至于
天子諸侯之國學則三代同名俱謂之學而總之鄉學國學
之建各義雖殊原其立教之意皆所以明人之大倫使五常
有序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倫耳誠在上者建學立
教而人倫昭明于上則小民服其教各安倫理之中
而相親睦于下情義無或乖離矣此教民之法也

析講大全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
曰卿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古者國學惟天子諸
侯之國都有之鄉學則隨所在酌立之鄉里子弟之秀者則
以次升之至于國學而待用家塾黨庠州序雖皆是鄉學然
家塾所教係八歲所入之小學黨庠州序所教大抵皆十五
以上者謂之入大學矣國學所教則元子衆子及公卿大夫

之適子凡民之俊秀皆在焉意本蒙引○存疑說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欲文公兼設也意周制是如此故學記曰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周制也○夏承揖遜之後欲民富而知禮故教以六德六行殷當革命之後欲消天下于戈之習故教以尊親觀德周承紂播棄黎老之後欲人知尊親之誼故教以養老尚齒然所以教民明倫則同但取一義以各學耳○麟士曰設為句總說庠者至共之申庠序學校四字皆所以句申教之二字人倫明二句推其當明也○人倫明于上言人君建學立教以昭明之不指躬行小民親于下言民服其教自相親睦不專是親愛其君○此節跟助法既行來從養說到教正有恒心三字歸宿處○庠者三句原命名之義夏曰三句言立教之殊皆就鄉學說皆所以兼承鄉學國學義上庠者七句言建學之名有異同明倫句言建學之寔無殊旨按王制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小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耳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注仁政即上文助法明也故養之事李氏云云至若既師於子我則王者次之所及何必定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自有天下故曰至公無我參序助法行而學校兼設此王道之可以世承而不易者也我能師禹湯文武如此舉行則有王天下之君起焉必來取法于我而亦欲如此行是為後來王者之師範以仁民于無窮矣顧行之何如耳析講為王者師以勢論極言其為王道之粹以欲動之而期以師天下之效見三代之法當法下節方說到文公身上○自民事至亦助也節是養之事設為節是教之事有王者二節則總承之然養邊較重○王觀濤曰集註滕國福小一語勿露為妙若露出不似告滕文口氣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我說云然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罔常懷惟有仁者行仁政豈特為王者師而已哉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予仁政亦足以受天命與王業而新子之國矣

東陽云文公問當國孟子告教養其民有養也後可教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也自民事不可緩至學也養之事設為庠序至小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總言之文公者止此下答我却是言分田蓋畢戰由之事也

左傳卷九卷之二十一
宋相平公而棄公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

王曰黃侯
侯平未越年
而有三
泰序况乎興王之業未必不基于此也詩云周自后稷始封
事皆穆子也

井地之說
井田則因舊
井而置之也
井田之說
井田之說
井田之說

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
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詩云周自后稷始封
而有三泰序况乎興王之業未必不基于此也詩云周自后稷始封
以來雖為舊邦其受天命則自今日始詩所言乃文王之謂
也蓋言文王能行王政受天命而興王業以新其國者也子
若奮然而力行之則天命日集而舊業日增亦以
新子之國有如文王矣為國之道執過于是哉
析講此節以理進之而期以王天下之效也○力行有奮然
自振不阻于國勢之卑弱意○雙峰饒氏曰
新其國小大雖不同可以為善使是新其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
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
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
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一

井地之說
井田則因舊
井而置之也
井田之說
井田之說
井田之說

無獨固云當時
多太過所以
不及故以分田
他益是兩平
却重在分里
祿固行之
未行則取於
民者則害是
矣
四者文似云夫
滕即承上言
君子小人不能
相與則分田制
廢以經界所
以當正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為將為野人為無君

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然之理也
養去聲云將且也
將且也猶或也
詩將翱將翔

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參存疑夫滕壤地褊小僅五十里也然雖小國將亦有所為
在位之君子焉將亦有所為無位之小人焉使無君子則莫
為之施政教以治野人故祿不可不制也使無野
人則莫為之供賦稅以養君子故田不可不分也

析講大全陳氏曰此推原分田制祿之由無君子一句不重
相須意只申上文以見必有此二人而
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
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
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
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
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參蒙引夫分田制祿之法必因地而制其宜有如郊外平原
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請為井田九區中一為公田八家助
耕收其所入以為君子之祿而行助法至于國中包山林陵
麓在內難用井田齊整分畫只絕長補短計之約而自畝則

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之一于上以充國用

此周徹法正如此而君子養而野人治矣
析講野外地曠故畫為九區而以中公田之一者使入家助
耕之國中地狹民稠田難井授故參用貢法以濟助之窮非
貢助並行也○井田亦有溝洫貢法只有溝洫無井田○鄉
遂地少都鄙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行助法之地必多○
鄉遂用貢法見于周禮遂人曰比治田夫間有遂遂上有經
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右鄭註以為此鄉遂用溝
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都鄙用助法見于考工記匠人曰匠人
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八尺深尺謂之畛田
首倍之廣一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
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
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一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右鄭註以為此
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野九一者乃受田之
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九一以田之區畫言什一以田
之畝數言○太白金氏曰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
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此欲勝因地制宜而行
周之徹法也註中所以治野人句是省文兩句各有一意蓋
九什字是分田以與野人使養君子而兩一者即是制祿以
養君子使治野人也○君子之祿即所謂君十卿祿卿祿四
大夫云云者皆有畝數決是助法之公田無疑然國家供費
萬端又將于何取給故如貢法所取者是以給之此外又有
布縷力役之征工商虞衡之人凡皆野人所供也○滕當時
只是行貢法世祿已行正自將貢上之粟充世祿也然滕用
貢不止什一又不止鄉遂用貢故又以國中什一使自賦告
之見貢法止可行于國中而不可行于野也○王觀濤曰此
節正答井地之問下二節乃法外之仁又其兼及者耳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
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參趙註不但此也于君子世祿常制之外又自卿以下至于
士皆使之有圭田以供祭祀而圭田則五十畝焉不以遠
之費分其養祿之需所以濟世祿之所不及也
析講達說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

○圭田是祿外之祿所以厚其臣餘夫之田所以厚其民五十畝者準百畝而中分之二十五畝者準百畝而四分之皆起于井田之制也乃法外之仁故併言之以足其意○通考趙氏憲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設法也趙岐註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又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後一說較是○制祿有定分圭田則卿以下皆同蓋先王之特恩也○有圭田則君子之常祿不因此而缺所以爲厚君子有餘夫之田則野人之養不因此而匱所以爲厚野人兩厚字與仁政關合○卿以下包大夫士在內圭田五十畝卿以下同之蓋祿之多寡必視乎職之大小而尊祖敬宗之心則一也故世祿已制而祿薄不足以養廉者則以此厚之不及卿以上者蓋卿與卿以上其祿已厚故也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蔡趙註于夫八口之外其于家中子弟尚有餘力者謂之餘夫別受田二十五畝使之衣食有資所以濟分田之所不及也凡此皆自井田而通之者也

析講麟士曰圭田在公田百畝中中分得之餘夫田在私田百畝中四分得之○饒氏曰一夫受田百畝六十歲傳于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矣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矣天地間人物乘除理勢如此不然安得有許多田分給乎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參趙註井田之法不但厚民生且以善民俗焉井田既行民有世業一鄉之民凡死而葬者徙而易居者皆不出此鄉之內蓋以此鄉之田八家同井故也惟其同井所以出入

相友讓也。近守遠望，彼此相助，防患密也。有疾病相與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也。則百姓親睦和睦，皆井田所以善民俗之道也。不益見助法之善哉。

析講：孫疏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彙解：鄉田同井句，乃結上接下之語。○彙引：謂聖賢信筆成文，若論道理之密處，當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至扶持然後接死徙無出鄉，則百姓親睦方順，故知同井句為結上以接下也。鄉字作里字看，非鄉遂之鄉。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

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

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二爾。

參序井田之善當行如此，試以其形體詳之。每地方正一里而畫為九區，形如井字，一井之田共九百畝，其中百畝為公田，以為君子之祿，外八家皆各私百畝，以自贍。而此八家之民則同出力以養公田，必或耕或耘或穫，公田之事畢然後敢治私田之事。夫先公後私，若是其有序而不紊者，何哉？所以別野人使不得擬君子知勞力以食入者，其分宜爾也。周之行助有如此。

析講：大全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此遂言周之助法也。○此詳井田形體之制，以終惟助為有公田請野九一而助之說。蓋上所論乃立法之意，未及形體也。此詳言之。方里而井二句是井田形體，太經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先公後私以別其分。此又井田形體細目，所以別野人連公事畢二句說此二句又見助法。人有尊君親上之意，非但分別貴賤勿添出君子字。○麟士曰：詩孔疏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然則此言方里者縱橫皆一里，其體正方，中九百畝耳。此為不易之解。○按書有次第，此章至此方說出中公外私井田形制，則前七十而助野九一而助皆宜渾淪若先說明則此節贅矣。○此節大意重在別野人上，得井田所以為養也而辨。

分之意行于其中厚小人能以厚君子禮一寓于有制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後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參淺說然井田之法久廢矣凡我之所言正經界而常制餘制之並行畫井田而中公外私之不素特其大略也以爲經畫井田之準則已耳若夫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利病情弊皆不得而詳之也于此而操權宜之術妙變化之機因時度勢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不拘先王之法而又不失其意潤而澤之以不滯于行則上在君而下在子非吾言之所能盡矣析講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井田雖是個死規矩却要用得圓活方可行得只因助法久廢硬行必有隔礙况文公使畢戰問井田不徒問其形體併問其所以運用之方故又教他多方委曲以用其法只要完得行助法一事○在君與子是屬望之詞言當各任其責正打轉于力行之子必勉之二句○上節註言詳其制而本文只言大略者蓋朱子就孟子通章觀之則以上節為詳而孟子就先王典籍觀之則以所言為畧也

有為章全旨

此章見孟子闢異端以衛正道三節是許行陳相欲陰壞孟子之法種粟三節是就許子一身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已折倒並耕之說當耨之時至暇耕平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自堯以不得舜至亦

不用干耕耳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總以闢田耕之非也吾聞用夏至不善變矣是責陳相背師之失末二節同價之說特因其通詞而闢之不得以齊價並耕對看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

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

為食衣去聲 捆音闢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耨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定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屨極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終幾說昔文公因孟子之言欲行三代井田之法時有詭托于神農之言而倡邪說以惑眾者許行自楚之滕踵文公之門而告曰吾遠方之人聞君分田制祿而行仁政願受一廛之居而自附于野人之列以為君之氓于是文公以其慕化而來遂與之居處但見其徒有數十人所衣皆褐相與捆屨織席以供食蓋以人必自食其力而後可也此亦可以微見其意之所在矣

析講着一為字便見其言非神農之言特假托其言以惑人耳○衣褐捆屨寓自食其力之意已露並耕之旨○為神農之言只一為字便是斷案○神農始為耒耨以教民耕耒嘗身為之耕許行便托為並耕之說始為市井以教日中為市未嘗齊其市價許行便托為一價之說如此看為字方不說壞神農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耨而自宋之滕

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耨所以起土耒其柄也云此實為仁政而歸不比許行為坏法而耨

餘淺說又有楚儒陳良之徒陳相者與其弟辛負耒耨而

明徐敏曰原上言云此章分作三段一且闢許行之並耕一且責陳相之倍師一且闢許行之治市人物考許行楚人疾亡國也急於農業者合于世而托於神農

自宋之滕曰聞君行三代聖人之政是亦今之聖人也願為聖人氓以被仁政之澤焉彼本學于陳良不為出疆而舍其耒耜耳非若許行直欲售其邪說而來也

析講敘陳相與其弟辛而必提出陳良之徒來伏後罪他兄弟倍師一段公案○王觀濤曰陳相歸滕却是誠心但不合後來學許行耳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

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糗殽而治今也滕

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雍殽音孫惡平聲 糗殽熟食也朝曰糗夕曰殽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參淺說夫何邪說易以惑人陳相一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所以學于陳良者而學之焉陳相既學其道乃見孟子稱述許行之言曰滕君有志復古以行仁政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古聖人治天下之大道也彼賢君平時必與民並耕田而供已之食自為糗殽而理治民之事不自逸而為天下任勞此賢君之道也今滕有倉廩與府庫都是取之于民者則是厲民而以自安養也惡得為賢許行此言

蓋欲陰害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析講大悅悅字與下文悅周公仲尼之道相關○未聞道只寬說暗暗與神農相關並耕一句串下並耕二字為主正許行邪說害道處故通章節節辨之並耕則不取于民正與有倉廩府庫相反厲民自養說他與賢者相背皆所刺在滕君而所以刺則在孟子分別君子小人之法也○賢君只淺說不有志復古意若以行井田為賢則無下面許多說話了道節神農之道下一句正其道之所在未聞字有意言其志是而行非也並耕言與民各自耕以食非耦耕也糗殽而治非必親身自爨但淡薄自奉不食乎民耳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

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
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
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斲爨以
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參蒙引孟子不直言人君不能並耕先即其身之所難兼者詰之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相對曰然許子之所食者信出于自種之粟也此決知其然者以起下句之難耳又詰曰有食必有衣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對曰否許子衣褐陳相本以衣褐逃孟子之駁也然豈貼身皆是褐乎褐亦豈不待織乎要亦逃不得者孟子姑置之又詰曰有衣必有冠許子冠乎對曰冠又詰曰冠各有異制許子果奚冠恐其如衣褐之說也相對曰冠素冠素亦布為之者因即詰曰褐與冠皆

自織之歟至此則相無逃處矣對曰否以粟易之則已為孟子子關之之地矣又詰曰然則許子褐與冠奚為不自織又對曰許子之所事務者耕若自織則不免害于耕是耕已難兼乎織矣孟子尤欲多其說以辨之也曰許子之糞也亦以釜斲其耕也亦以鐵乎曰以器利用猶夫入也曰釜斲與鐵亦自為之歟對曰謂許子自為則否以其所種之粟易之此可見許子皆必出于易如此

析講此歷詰其耕之不可兼者以為辨之之地○種粟句是一頭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以此開辨論之端耳下文衣冠作一脚釜斲鐵作一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凡種粟之外一衣一冠一器一械許子皆必易以粟其不能兼之情已畢露矣末句以粟易之下不復詰曰許子奚不自為之蓋以其理之同也下節許子何不為陶冶一段正復以此意詰之也○冠素只是無文飾不暇自色○粟解上文相屬織席以為食此何以云必種粟而後食蓋上文據其事此據其教也不是已在滕種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

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
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
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
為也舍去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機器筆觀之屬也。陶為既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衆蒙引孟子承其說微辨而仍詰之曰農有粟而陶冶有械器各為一事而各適于用者也。是則以已之粟易陶冶之械器者乃所以濟陶冶之所無不為厲陶冶。彼陶冶亦以其所為之械器易農夫之粟者乃所以濟農夫之所無豈為厲農夫哉。凡相易固不相厲。有如是矣。我且問子許子何不為陶冶則凡百器械止皆自取于其家而用于其家。是為多少便乃何為紛紛然往與百工交易。是何許子之不憚煩勞如此。相對曰許子耕者也。百工之事固不可既已耕而且兼為之也。此其言蓋不覺自反其並耕之說矣。

析講指南以粟易器械四句不是寔話亦是詰詞。全承害于耕來言自織自為既害于耕而不免相易。難道農夫與陶冶相易反為相厲乎。側重工不廢農邊正彰着。滕君非厲民說此處已折倒他厲字了。又不露出來再用且字轉到許子身上以窮並耕之非。○闕並耕方顯得滕君非厲民是一串意。○且許子三句將三何字疊疊推說此與何為不自織相對百工之事一句與害于耕對看。○先言相易非相厲已足折其厲民之說矣。故為詰難以句引其不可耕且為之句以為萬折之地。○翼註以粟易四句見農末是相濟且許子五句見農未難相兼然則治天下至路也。見君民難相兼故曰或然心至義也。見君民寔相濟。○此節只完以釜陶爨之說一段意下節乃正辨而全明之以粟二句就上文以粟易之下一句看出下二句又就此節以粟二句上生來不卒總重相濟意。械器謂機械便當也。凡民日用所資器皿皆是。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

蘇老泉云以下若大江河

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
 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
 見治於人也食入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
 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
 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亦
 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參說孟子即應其言而辨之曰百工有各為其事治農者
 尚不可得耕且為之也然則人君自天子以下其治天下之
 事日有萬幾視百工之事何如反獨可耕且為之與蓋治天
 下者大人之事也耕者小人之事也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
 人自有小人之事截然兩樣不可得兼且夫一人之身而百
 工之所為備要使用如不以有無相通彼此相濟必一一自
 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之人既營此又營彼奔走道塗無時
 休息也此亦可見凡有所事皆不得一有所兼而大人治天
 下不可兼為小人有斷然也况上下之事定相濟乎故古語
 曰或有為君子而勞心者或有為小人而勞力者勞心則出
 政教以治理人非無濟于人也若勞力者則安在野之分以
 受治于人而已治于人者則場力治公田出賦稅以食上人
 非無濟于人也若治人者則收其賦稅之入以食于人而已
 即此觀之可見食人者不為厲君食于人者不為厲民此天
 下古今通行之大義也則治與耕非惟勢所難
 兼亦義所不必兼者矣許行可妄議滕君

析講指南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一句已折盡下文但足其
 說有大人二句字重截然兩樣人自是截然兩樣事○且一
 人三句言小人且不能兼小人大人能兼小人○或勞心
 六句全要體貼治不兼農意○王觀濤曰勞心應大人之事
 勞力應小人之事下四句作兩扇勞心者治人重講勞力者
 不過治于人而已治于人者食人重講治人者不過食于人
 而已○義者宜也論治人則勞心者當其勞而勞力者享其

逸論食人則治于人者當其勞而治人者享其逸各做一事不相侵亂此古今不易之義故曰通義下皆反覆以誦治人者食于人一句之義家引上既承其害于耕之說而明彼此之不相屬以見勝君之非屬民以自養矣此則又承其百工不可耕且為之說而明彼此之交濟亦以見勝君之不屬民也○然則治天下至路也一段見治天下不能並耕意故曰或勞心一段見治天下不必並耕意且一人之身四句又是舉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意再敷暢之因其明以通其說也講完須打轉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一意方好接入故曰數句備是條件少不得之意或勞心一句開看下四句每二句串看一重在君子上末句是孟子斷語在治小人養君子上末句是孟子斷語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

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入獸蹄

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

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

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

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

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

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

濬曰鈎盤曰鬲津濬亦疏通之意濟漯一水名決排皆去其

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

老泉云以下友證以見大之

兵困之八年於外句不重要見不取意又云三過不入不得入也

參蒙引治天下而可耕且為則古聖人當先為之矣觀古聖君賢臣歷歷可數何未聞有與民並耕而食饗殽而治者如當堯之時生民之害未盡除天下猶未平蓋以其時洪水橫流汎濫于天下水盛故草木茂暢草木盛故禽獸繁衍生殖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稀而禽獸偏人死獸蹄鳥跡之道交逼于中國天下未平如此堯為天子而獨憂之然不能獨為治也舉舜為相而命官分任以敷治焉蓋是時草木梗塞道途禽獸方巢穴其中雖欲施治水之功而不可得也舜灼見其理勢乃先使益為主火之官而掌火益將山林藪澤所生之草木一切焚之使禽獸失所依皆奔走遠竄逃而匿于他所禹于是得以施功于水土如黃河之水天下之最大者也禹則于兗州之域疏大河之流為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水並九河皆注諸海而北條之水有所歸矣又南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以去其壅塞而悉注之江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矣天下大水只有此數者今導其流而注江海之中然後天地就乎中國之民可得而粒食以相生相養而免于摯溺之患也當是時也禹受治水之責勤事于外凡八年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尚不及入見其家人其急于救民如是雖欲耕也得乎

其家人其急于救民如是雖欲耕也得乎
 術講指南此下五節總見堯舜諸人只汲汲治人而不涉小
 人勞力之事正引証或勞心數語○幾個憂字俱從勞心字
 生來詳行把神農做並耕証佐孟子却把堯舜做不並耕証
 佐○堯獨二字與並耕無字相映見得堯不徒憂而擇一相
 相不自用其智而擇群有司此二句作首益禹對稷梁作兩
 復聖人之憂民二句作一束益烈二句不重只起禹得施治
 承之功意三過不入重勞不暇意益懷襄之害未除十分忙
 迫家不得顧方于下句雖欲耕振得起且于上文治天下獨
 可耕且為意炤得緊○當堯之時一節似案堯以不得二句
 似斷○當堯一節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堯以二節言
 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孔子節言堯舜功業之大如許亦
 不用心于耕總是發明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句以闢並耕
 之說也當堯一節以堯舜為主堯勞心于民而擇舜舜勞心
 于敷治而擇群有司益禹稷之勞心不過皆體堯舜之心
 故總結之日聖人之憂民不云○草木暢茂六句皆承洪水
 二句說下總是言洪水之害也堯獨憂二字止其勞心處堯
 獨憂之固是為天下君治人專責意然當時餘等無功亦是

聖人有憂之，急急使契為司徒之官，教民以人倫。又慈于孝，而有親君令臣共，而有義夫外婦內，而有別長先幼後，而有序朋友之交，而有信。此五者，人之大倫，亦人所固有之道也。而使之各盡，則在上之教之耳。故放勳又告夫契曰：民之用九于人，倫而為勞者，則獎勵以勞之；民之歸向于人，倫而為來者，則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背乎人倫而為邪者，則約之以使歸于正理；民之所行，戾乎人倫而為枉者，則矯之使歸于直道。凡此勞來匡直，正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之優游浸漬，自得其固有之性也。既自得其性矣，猶慮其勤始怠，終又從而提撕警覺使之，保其所得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也。夫水土之乎未已也，而又憂民之無養，豈猶之教未已也，而又憂民之無教，堯舜聖人之勞心以憂民，如此其勤且亟也，而服為之耕乎。

析講醒言樹藝良結上中國可得而食一案重使契良以稷起契猶上節以益起禹也。○人之有道也，有字即性中自有之道，下五有字皆因其固有而導之。○聖人有憂之，有字可味到民人育時，聖人還有憂在。○父子五句見性中原有此理，使之歷歷分明也。○用力于人倫者，則慰勞之，方向于人倫者，則樂勸之。此長善之教也。立心悖人倫者，則匡正之行。

事悖人倫者，則矯直之。此救失之教也。輔翼句又總承勞來匡直說，使自得之，即自得其所，有道總承上六句。註提撕警覺解振字，以加惠焉解德字。○放勳六句，即一使字又字，亦見他處勸告戒之意，使自得之，有優游而不勉強從容，而不急道意，兩聖人俱以堯舜作主，此不暇深下層在憂上見。○此再提耕字，以昭應獨可耕且為與下句。○此節總是命管以立教養之政，而不暇耕意，稼穡不必言種之，曰稼收之，且稱總是教民耕作意，如耕耘收穫高下早晚之宜，皆有法以示之也。使契雖舜，定承堯命，以使之勞來五句，是敷教之方，德之註訓，加惠益教化有加無已，使之保其所得，便是知惠也。非財惠之惠，聖人之憂民，何總承堯憂之以下，來不專頂教說。○勞之等之字，賤人倫，猶中庸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等之字，賤津道也。若說聞去便無把鼻矣。○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蒙引：上言治人者，食于人，正以見其不暇耕自此以下，皆是反覆詳明此意。蓋堯之時，敷治者舜也，烈山澤者益也，治水者禹也，皆治人者也。雖使耕得乎食于人，也。又教民稼穡者，稷也。

難為易並

陶起序云注有限以地言難久以時言蓋財能及亦不及善能及於教之不及不能謂惠而不可謂仁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言得人所係之大為天下得人難方言堯舜所為之大方是

因憂百畝句相形而預透此意于前可存疑于為天下得入謂之仁是解堯以不得舜一句而謂為天下得人難又因謂之仁句特別出曉人使知所重便添出層折至云為天下得人難下就當繳何用于耕哉更不毋蓋何用耕意直至下節何得繳上節註不惟不服耕亦不必耕又是預透下意而言之于前耳皆宜渾渾漸次說去

翼徑云夏大也華也中國之稱夷也也禮之友也也企慕周孔之道即禮義楚在中國之南故視中國之學北方之學者濡染於周孔之學者彼指陳良言家本道中德出中之稱人曰傑過十年兄指相弟指是師之指陳十年言其久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

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皆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尼之道遂自楚而北遊以學于中國中國北方之士素學周孔者未能或之居其先也生于楚而不圓于楚彼所謂傑出

流俗豪傑之士也其用夏變夷如此宜終身師之可矣子之弟乃事之已數十年聞周孔之正道已久矣師死而一旦遂倍之盡去其學是何心哉

析講責陳相之倍師正關許行之不可學並耗之說不可從前後只一意語意只重責相上說良之賢正以見相之不可倍也○太全輔氏曰陳良楚人北學于中國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于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于夷也○劉上玉曰吾聞用夏變夷二句起直至子之學亦為不善變矣方是

到學許行因又引周頌以責他變于夷而結之也特請俱變是齊等非不及良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

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

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

直解云治任治擔負的行字也

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曰

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皤皤乎不可尚

巴任平聲疆上聲暴袁了凡云門人尊有若只在言行氣象上現曾子信夫子直就心

蒲水反皤音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

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

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

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皤

皤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

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通疑云注明若光輝潔白

參序子亦知孔子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沒門人在魯

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擔皆將散而歸時以子貢

主喪事入揖辭之彼此相向而哭皆至失聲然後歸門人追

慕其師有如此子貢猶未忍遽去又反歸墓旁築室壇場之

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追慕其師又如此至他日子夏子

游子張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聖人者欲以平日所事孔子

之禮事之以寄其思慕之念疆曾子同事之曾子曰不可師

原論道德不論形似我夫子道德明著之極則江漢以濯之

光輝之極則秋陽以暴之潔淨純粹皤皤乎不可得而加已

豈有若所能彷彿而以夫子事之反甲起子矣曾子之尊信

其師而不忍倍更有如此子兄弟于陳良視此何如耶

析講上數句不其重只是敘事以起曾子尊信之意江漢

二句是形容聖人心體只重暴之濯之上灑之潔無一點

濕氣

之汗暴之乾無一毫之翳在聖人只是一疵不在萬理明淨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本文原不以江漢喻聖德而以江漢

所濯言聖德原不以秋陽喻聖德而以秋陽所暴言聖德俱

假借形容不可作喻看皤皤即承上濯暴說不可尚言莫可

出其上者不可尚便是不可似矣此節總見聖門弟子不

能師有三段而歸重在曾子上三子欲事其似聖人者以識

不忘亦是尊師之意但不如曾子之尤為深知其師耳江漢

二句言夫子之道德如江漢濯出來的而明著之極如秋陽

暴出來的而光輝之極也明著光輝總是潔白焦游園設濕

暴云言聖心全體乾乾淨淨四字最妙言毫無沾滯渣滓也

死而遂倍之。又云子倍子之師而學之。此又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為雖使五尺

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

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

若履大小同則買相若

買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

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

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參趙註陳相復為孟子言曰並耕不可為然許子亦有可從者從許子淳樸之道以之治市則法省畫一可使市無二價交易得其所以而國中人不相為詐雖使五尺之童適市亦無有增減價值以欺之者如布與帛但丈尺長短同則價亦

相若麻與縷絲與絮但斤兩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斗石多寡同則價即相若履尺寸木小同則價即相若市價如此其

可返此許子之道之善而可從者也

析講許中皆不論精粗美惡句又是透下意而預退其弊端于此宜渾之○日中為市始於神農從許子之道正附托神農之道值為齊價之說欲舉世皆為粗不為精與並耕之說

只是一意○市價不一是主惟不一所以無偽而莫欺于五

尺之童莫欺見其道能還淳樸君雖並耕而亦服人雖交易而亦頌開口說許子之道并倍師之失而辨之○價相若非

布與帛同價謂布與帛同價與帛同價也亦非長與短同

價但使或長或短相同則價相若不論精粗美惡矣但陳相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

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

賜明云不二
也其升降
皆五年則
六尺者十五
也准以則孟
子五尺之童
乃十歲也

陶器厚云
指精粗美
造化所生有
人工所成有
情是實理
見得不容
意物各付
其所吾何
其間於物
乃後人情
於為偽物
便見得價
不可齊也
同之只欲齊
物之形而不

不齊
惡兼
巧拙
自然
物止於
情既安
不可齊
但音同

知各物之理

私意橫生

強欲其

一定之分

為膠接而

也亂就物價

乃顛倒物

是許子猶

小也惜巨

精粗見大

即知精粗

若精粗可

大小不可

子相稱

其明以通

及虛者為

者為情今

之情實如

混而之先

偽何能依

偽故曰相

以偽自許

也欺從偽

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

也惡能治國家夫音快徒音師又山緒

倍之十倍也從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此大也孟子言物

之不一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

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

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參趙註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質精粗異功其不能齊同所

物之情性也極其不齊之致其價或相去倍蓰或相去什伯

或相去千萬者子不論其精粗兼惡欲盡比而同之則

物失其平而爭端以起是亂天下之道也彼物有精粗猶履

者同價人又豈為其精者哉從許子一價之道是率天下競

為濫惡之物以相欺乃教人為偽者耳欲除偽而適以滋偽

欲息爭而反以啟爭安能治國家哉如許子無一可者也

橫溝醒言物之情言氣數參差人上巧拙乃自然之定理不

容矯誣者也許子欲齊物之形而不知齊物之理不知不齊

處便是物之理因其不齊而齊之便是因物付物違物之理

而強欲齊之這便是亂天下之意順其理所以為聖人違其

理所以為異端○巨履以下申明亂天下之意相率為偽正

彼他國中無偽之說情之一字正是偽之對偽之一字正裁

欺之府治國家句重通章所闢皆是治國家事○許行始托

神農君民並耕之說欲齊乎人也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

以相兼繼托神農市價不二之說欲齊乎物也不知物有精

粗之殊不可以同價

或相倍蓰三句正見上物之不齊

句之意○物之情也情字作定字解故註曰自然之理

○亂天下且就物之情上說相率為偽左說到人上

此章闢兼愛以衛正道首二句是夷子有逃墨歸

儒之機吾固願見至節末註疾以觀其誠以下詳

闡之以應其情通章重下本二字入以本生愛以本而立本

則愛正不得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以處夷子雖漸于

墨教厚莖其親正良心之動于下本而不自知者孟子從此

處挑動他說得天理人情沉痛悲切宜東子之聞言而悟也

蘇氏作一節奏起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夫子不來是
教他不必來
不作敘事說
揚各云且將
也從

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辭音德
又音關

畢者治畢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乃托
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參序有為畢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乃托
謂曰夷子之來吾固願見夷子但今吾尚病俟病愈我且往
見之夷子不必來也蓋欲堅其求見之心以為施教之地也
析講麟士曰畢子兼愛近于無父而之厚葬是其本心明處
求見亦以此○吾固願見願往見也○雪峰胡氏曰許行並
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于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
親泛同于眾人皆非聖人之道
而別為一端孟子所以闢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

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

密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

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

賤事親也不見之

莊子天下篇云黃鵠云生不歌故非樂死無服故節用禮與
衣衾棺槨等資葬之服言其節儉惜費也

黃炎矣
云道字不
必說為儒
者之道只
從道理耳
孟子正不
欲立門戶
正欲斯道
也
山自稱善
儒之道與
彼相形於
教人作結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
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
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
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教之
參麟士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因其求見之誠乃曰夷子求
見至再吾今則可以見矣但夷子來意為吾道也吾道與墨
道不同若不盡言相正則吾儒之道不明我且未見而先直
之吾聞夷子乃學于墨氏者墨氏之治親喪也凡棺槨之類
槩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既從其教將思以墨道移易天下豈
反以其薄葬之道為不是而不貴尚之哉既以薄為貴則必
以厚為賤矣然而夷子葬其親都從乎厚則是以墨氏所賤
之道事親也學其術而不遵其教是何故
與毋乃薄道本非貴而厚道本非賤與

析講陸象山曰所賤事親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若以厚

道為是則學于墨者為何若以薄道為是則厚葬又為何所
行與所學相反必有少緣故只要他自省這下點厚葬的念
頭盡言以規其失之謂直之不見道字以正道言夷之欲
見孟子孟子却令自見其心○人子無不欲厚其親者而墨
子以兼愛之故薄于其親此所以為異端也夷之學墨固其
心有所蔽而不肯從薄是其本心之明故孟子因而詰之欲
其反之本心而自悟胡氏云凡人事之所謂然者即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才謂之使使等
於人為之曰天賦之人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之謂
悟其所學之非耳天賦子本亦天賦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
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
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入之
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
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

却詳已意
朱子云愛無
差等何止二
本蓋士本
也

物也使之二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
音蒲匍音北反

陶起厚之文
曰施由親始
又略自親始
其說亦自第
道辭親其
先解吾儒
無差等之
不得援儒
且天之為
子愛無差等
亦不得推墨
生也指其人
云一脈人所
是亦人各有
母更與兩箇
無差等則待
如路人待路
親非二本而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
儒而入於墨以非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
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
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
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
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墨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
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
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
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衆存疑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曉得孟子之意欲兩
路辨難他若申吾之厚其親者是則與墨道之薄者反矣若
申墨道之薄者是則吾之獨厚其親又無謂矣乃為兩救之
說曰夫子以吾兼愛為非是也然儒者之道亦有與吾道相
同者如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
為民與赤子不同而其保之則同是愛親與愛民本無差等

無乃亦儒之兼愛乎但曰若保赤子必先有保赤子然後有若保赤子是其施之序必由親始于此宜稍從厚此高所以厚葬其親也夫豈以所賤事親乎徐子以夷子之言告孟子子孟子又解書之意以闢之曰夫夷子看康誥之語真以其為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鄰之赤子都無分別乎彼書之言蓋有所取義云爾也書言以為小民之犯法出于無知非故犯之罪猶赤子匍匐將人井出于無知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其犯法則哀矜而勿喜非謂愛其兄之子真若愛其鄰之赤子而一無差等也謂儒者之道亦兼愛不亦謬乎夷子之引書詞已失其旨矣且天之生物也只有父母更無兩個原使之從一個根本生出來故愛親之心本于天性非他人可感耳如夷子之言則是待其親如路人待路人如其親親其親是一本親路人亦如其親是二本矣是愛無差等也二本故也豈人理哉

析講這本是本于天者親上本于地者親下之本物之所從出處便是本也○麟士曰之意愛人之子同于己之赤子本近于愛無差等故曰援儒然墨道愛無差等而施則由親始却與儒合故曰推墨書周曰立愛惟親記又曰立愛惟親始

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是他杜撰解書說下之詞○夫夷子信以為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辨儒無兼愛之說其天之生物至二本故也方正愛無差等之誤既辨儒無兼愛之說則不得援儒入墨也復正愛無差等之誤亦不得推墨附儒也○古之人若保赤子正說儒者之道愛無差等一句是夷之錯解周書即下文人之親其兄之子一句意也施由親始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責其二本○饒氏曰夷子引若保赤子來証愛無差等孟子謂其認差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等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說今一本便有厚薄如水然根幹枝葉自有木小水第一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了蓋親親而仁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夷子不識以為愛無差等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

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

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李九我云兩
蓋字俱補
如決之音
謂非為他
見之而然
乃為已見
也其所以
已之親也
至親故也

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

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本之意

見我薄親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

其不忍也、蝼蛄也、噉糞共食之也、頽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眈眈視也

於中歸反掩之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於外使非胡為蓋上古之世、禮制未備、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子自舉

之、都見出於不容已誠是也、自然之非謂他人見之有所掩飾而然也

折講麟士曰此又畧其遁詞專以良心不能已者動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憮然莊然自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

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有道德厚也孝子仁人謂今日對上世言○夷子一本一條

已見其所謂愛無差等者以其逆夫一本之理也此

又因其厚葬之本心而痛言之以深明夫一本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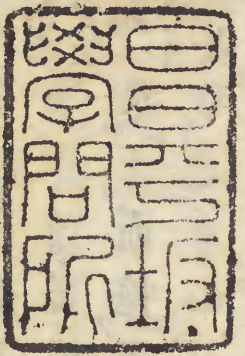
孟子曰之子

為子名若作

虛字不成句

法

參序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聞之即自覺墨道之為
 非悟儒道之為正惛然不安為之自失少問曰之雖未親見
 孟子而仁孝之本之論孟子已教我矣益其
 本心復萌而感悟其非以反而歸正如此
 析講之字夷子名命之矣言不待面見即此已提醒我多矣
 ○惛然者如人迷路忽被入點破倉皇悵望盡失所據之意
 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行得是處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
 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



孟子卷之五

漢唐內真



